

朝花夕拾

老巨的老豆腐

◎孙江林

“卖豆腐——”我跟声跑出去，一只拖鞋差点跑掉，“师傅，我要买豆腐！”

已经跑远的老巨停下，回头望望，笑咪咪的，故意带点犹豫的神情把车开到我家门口。

我说，你跑得太快，前天、昨天我跟声跑出来，就看不见你的人影啦！

老巨得意地笑了：我豆腐好卖，跑慢了，就买不上了。

老巨拉上车闸，递给我一个塑料袋子，里面装有几本摸得发黑的证书。六弟媳妇跑出来了，隔壁的丽萍嫂也抱着孙女赶来买豆腐。竹箩里的豆腐所剩不多，两家只好各买一半。

豆腐卖完了，老巨不急于赶路，左手扶着驾驶扶手，右手将裤管提起来，将右脚搭在车轮上。我是在老巨随时准备迎接他所期待的一声惊讶或赞叹的眼神中翻看这些证件的。有四个证件，压膜，有两张是卫生许可证（一张是副本），编号是“麟卫监字(97)第138号”，经营范围是“豆腐加工”，另两张是扑克牌大小的工作证，说明老巨曾在物业公司上过班。

他的名字叫，巨孟让。老巨个子不高，穿着洁白的短袖衬衫、黑色长裤，有点秃顶，大约是日头底下晒多了，面露紫铜色，突出的颧骨略显几丝高原红，鼻子让我想到蓄势待跃的青蛙，嘴唇发紫，细小的眼睛始终洋溢着笑意，透露出豆腐专家的自信。

老巨是一个幽默健谈的人。

我问，老巨，您今年有多大啦？

老巨说，64岁啦！他用手做了一个生动的比画。

做豆腐几十年了吧？我问。

三十多年了。老巨一面回答，一面在弓起的右腿上悠闲地拍打着。

你的豆腐好卖，有诀窍吗？

老巨说，做豆腐没诀窍，就是“烧煎(开)扬到”。烧煎，就是把豆浆烧开；扬到，就是添加石膏后用马勺将豆浆反复扬起，让豆浆凝固。

做豆腐是祖传的吗？我问。

自学。老巨说：“那年我到麟游去，一个做豆腐的不会点豆腐，问我，你会点豆腐吗？我说会，就拿个碎碗碗化了点石膏粉，居然把豆腐给点住了！人家推到外面去卖，一会儿就卖完了，后来不让我走，管吃管住让我给他做豆腐。后来我就到岐山县买了个豆浆机，到麟游专门做豆腐，一下把名气做出来了。后来到宝鸡，有人发现我的豆腐好吃，叫我和她一起做豆腐，一下买了一卡车豆子，一万八，我整整给做了四个月，挣了几万块钱。我的豆腐是开着昌河车在宝鸡卖的，一天最多做20座豆腐，一座豆腐有时能卖150元！冬天到小区卖，居民都是穿着拖鞋披着毛毯出来买豆腐，生怕慢了买不上呢。”

看到我笑，老巨说：“我的豆腐都卖到美国去了呢！”

这就我就有点不信了。老巨的表述有点像说单口相声，我还是喜欢听。老巨说，他有个侄子在美国读书，一次带着媳妇回来，媳妇是东

北人，吃了他的豆腐说好，要带到美国去给同学。同学回家包饺子吃，说好吃，还发了视频回来给他看。

老巨还给外甥在岐山老车站开了家豆花泡馍店。第一天上午只卖了五块钱。中午他回去就加温把豆花做成豆腐，又到那里去卖，一会儿就卖完了。后来豆花泡馍卖得好得很。

我问，豆花还能加工成豆腐？

能，老巨说，豆腐前后能点九次，没有凝固你就加温再点，一直到点住为止。

难怪老巨年轻时到麟游歪打正着给人点豆腐，原来心里有底。

老巨的生活状态无疑是让人羡慕的，心平气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量力而行，乐在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当年在麟游时的愣头青小巨，也不会有今天名传乡里的“豆腐专家”老巨！每天卖豆腐只有50元钱收入，但其中包藏的乐事、蕴含的人生哲理又如何计算呢？这是老巨回家时，我望着老巨的背影心里所想的。



老董买马

◎杨焯琼

“老董给自家买了匹马！”这消息像风一样，一会儿就传遍了董家沟里的十村八寨、角角落落。

老董为啥买马？为啥花一万多元买匹马？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

有人说，老董是要追随乡愁的时尚呢。虽说家处深山沟，可硬化了的路面平展展的，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跑在上面方便快捷，到山口公路边也就十多公里的路程，一会儿就到。可他为啥就偏偏买了个需要人精心伺候、速度又不快的马呢？舍快捷而趋慢节奏，怀恋过时的生活和东西，这不就是怀旧乡愁的思想和行为嘛！持此看法的人这样分析，似乎也有道理。

也有了解老董底细的人说，老董这些年靠着好政策挣了些钱，是想炫富呢，可近几十年大家普遍都富了，买匹马来炫富有意思吗？

这些人说，上世纪50年代末，老董出生在深山沟里的董家庄。过去董家沟山路窄，土路晴天刮风是“扬灰路”，下雨是“水泥路”，大家都是清苦中度日。老董长大成年，因为居家偏僻，家境艰难，经济困窘，说不下亲事，找不下媳妇。

时光流逝，渐渐地，老

董已进入“未婚大龄青年”的行列，经朋友介绍，与四川的杨姑娘牵上了线，经过频繁的高密度书信来往之后，一段姻缘就此确定了下来。杨姑娘家兄弟姊妹多，家也在大山里，当年也是家境贫寒。两人商定，定了大喜之日，因为路途遥远，加之双方家庭都经济拮据，杨姑娘就一人心怀揣着幸福理想，背着个简易的包儿来到了董家沟的老董家。家穷，喜事就穷办。他们的婚礼就在没有一位新娘家人的情况下简简单单地办了。婚后二人恩恩爱爱、互帮互敬，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到山里避暑的人突然就多了起来，来董家沟休闲游玩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特别是离老董家不远的沟里有20多米高的瀑布，被开发成了一个小景区，休闲爬山看瀑布的人更是多了起来。老董常年跑山挖药材、去宝鸡西安交易，见多识广，眼道活，于是就在自家开了个农家乐，为大家提供个就餐之便，山里的野菜、野山菇也让大家能尝个鲜。老董懂山，他上一趟山，山韭菜、山野菜、野山菇等等常常是满载而归，新鲜诱人。

当年的杨姑娘，渐渐也

成了老董口中的“老杨”。老董家的老杨融川陕菜系于一体，味鲜爽口，自成风格，加上大家喜欢的苜蓿馍、韭菜饼、煎饼卷菜等美食，她样样都能拿出手，深受大家喜欢。老董两口子受过苦，心不重，收费合宜，成了游客们的用餐首选，赶上旅游旺季得提前排队预约。

“得了社会的利，挣了些钱，有些不知道董字咋写了！十几年前咋不买个马！”持了“钱烧”看法的人总是这样说。

其实，了解老董的人虽不知老董买马的真实心思，但还是能理解老董的做法。他们说，老董是个有本事的人。山里的树木花草他都认识，界门纲目科属种，说得头头是道，什么特性、生长环境，那样可作野菜食用，那样清清热解毒可以入药，那样花开如仙，那样迎雪而放艳丽无比……品种、分布全在老董的心里装着呢。

林学院的学生野外实习，慕名请老董做向导。见教授讲得口干舌燥，老董就说：“教授，你歇歇，我是山里人，从小就在山里跑，我对这植物也熟得很，我给娃娃们试着说一下，行不？”得到教授允许后的老董随手抓一把草就讲起来，他讲得形象生动，风趣幽默，如数家珍，赢得师生的阵阵喝彩。后来，凡有学生来野外实习，老董基本成了向导兼实习讲解。人家给他讲解费，老董总是推辞，他说他就挣个做向导的辛苦钱，别

的不要。他们也说，老董是个受人敬重的、有责任心的人。当年生产队里一位孤寡老菜饼、煎饼卷菜等美食，她有个儿子辈的人以老人儿子的角色为老人戴孝顶盆，送老人入土。可人们都认为做这事对自己不吉利，没人愿做，最终是老董做的。

可若要问这些赞颂老董的人，老董为啥要买马，他们会说：为啥买马，原因虽然我们说不上来，可老董能买就有老董买的原因。

还是老董最要好的朋友，说出了老董买马的原因。他说，有一次好友相聚，喝了几杯酒后的老董就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富裕了的老董，渐渐没有了儿女的“绊缠”，就更感恩“老杨”的相知相伴，心里的那个念想就与日俱增。

可怎样才能了却自己的这桩心事，让“老杨”了却当年没坐轿、没坐车的遗憾，让他家“老杨”这几十年的辛苦能有些心理上的、情感上的补偿，这确实还让老董费了一番心思。

想来想去，老董决定买匹马，他要和自家“老杨”浪漫地度过人生的下半场。他要让自家的“老杨”骑上马，他则在前面牵着，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慢慢地说着过去、说着将来，也像年轻人那样聊我我我夫妻的趣事，就这样和“老杨”一起去看山、看水、看花、看草……他要同“老杨”一起慢慢地享受这美好生活的

的不要。他们也说，老董是个受人敬重的、有责任心的人。当年生产队里一位孤寡老菜饼、煎饼卷菜等美食，她有个儿子辈的人以老人儿子的角色为老人戴孝顶盆，送老人入土。可人们都认为做这事对自己不吉利，没人愿做，最终是老董做的。

朋友说，老董已经把四川的“妈”接来了，一家人和美，快乐幸福。

朋友也说，那天老董心里高兴，多喝了几杯酒，也就把心里的话当着他家“老杨”的面一股脑地给说了出来。老董的心里话把紧挨老董坐着的“老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她用含着泪花的眼睛一直盯着老董，最后还情不自禁地拉起老董的手说：“这一生嫁给你，我满足了！”老董也动情地说：“这个愿望压在心底30多年了，只有社会进步了、国家强大了、百姓富裕了，我心中的想法才能变成现实！”

凡了解了老董买马真实缘由者，都感叹：只有日子好了，老董的愿望才能充满如愿。

有人说，只要一想着人家老董牵着缰绳，他家“老杨”昂首挺胸骑在马上行走在山脊野花、野草间的情景，自己都能感到那种生活的甜蜜从心底里泛起。

也有人说，自己还曾亲耳听到老董给他家“老杨”扯开嗓子唱小调的声音和马铃薯清脆欢快的丁零当哪声在董家沟里回响呢。

老姬娓娓道来，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就像在说昨天一样：“实在是没有一点吃的了！我采过榆钱、掏过鸟蛋、刨过树根，吃洋槐花肚子拉得下不了炕……甘肃老家地薄不打粮食，全家人再怎么辛苦，还是看不到一点指望，就逃了出来。”

1977年，老姬跟着爸妈从甘肃逃荒到陕西省凤翔县。6月份刚收完小麦，全家七口人挤在一孔窑洞暂住下来，白天大人小孩到麦地里捡麦穗，晚上抬头望着月亮想甘肃老家。老姬有个妹妹，为了让地有个能吃饭的家，爸妈狠心将她送人了。老姬说得很淡然，但我从他眼睛里看到的是无奈和悲凉！

上世纪70年代的姚家沟收留了全国各地逃难的人，经好心人帮助，老姬一家落了户。“姚家沟地多能产粮，12岁那年，我终于知道了吃饱饭是什么感觉。”老姬笑着对我说。

后来包产到户后，望着满满的粮仓，正值青年的老姬明白，靠着自己的双手，家人们再也不用为粮食发愁了。“收完庄稼，我舍不得回屋睡觉，生怕这粮食跑了。好多个夜晚，我都是在粮堆上睡到天明的。”老姬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当然，他想守住的不仅是粮食，还有全家的温饱 and 希望。

山里人吃苦耐劳，吃饱穿暖后总想再干点什么营生。老姬搞过养殖、种过蔬菜，还在岐山县做过商贸。转了一大圈后老姬最终发现，自己最爱做的事情还是和粮食打交道，于是，他干起了贩粮的生意。我问他，你在岐山县开店轻松又能赚钱，怎么又回到山里做粮食生意？“我喜欢粮食袋子扛在肩上的踏实，喜欢抓一把粮食放在手上，看它们的饱满程度，喜欢闻玉米和小麦的香味。”老姬故作神秘地看了我一眼道，“说了你也不懂！”

曾经逃难到姚家沟的外省人，有好多在温饱后又回了老家，老姬却留了下来。他盖起了三间水泥平房，在县城买了商品房，承包着一百多亩耕地，每到秋收时节，望着自家十几米长、装得满满的玉米仓，乐得不拢嘴。

老姬能致富，做事公道正派，在村子里威望高，当上了村民小组长，2015年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2019年又当选为洛峪村党支部书记。四十年前从甘肃逃难来的娃娃，成了洛峪村的当家人，带着全村男女老少脱贫攻坚，发展致富。

2021年春，在洛峪村桃花源景区三期项目施工现场——这里曾连续举办了四届桃花节。站在桃花源景区的山顶，我与老董商量着景区后续的发展蓝图，看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老姬突然感叹道：“四十年前，我在这里乞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四十年后，这里竟然成了旅游景区！”

我笑道：“还不是因为有一大批像你这样的党员干部在真心为民谋事干事，终于让咱山里人扬眉吐气起来了！”老姬说：“根本上是党的领导和国家对农村的好政策，没有这两样，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

是啊！从1921年到2021年，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百年来的一切成就，无一不是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取得的，从土地改革到包产到户，再到几千年农业税的取消，从精准扶贫到全面小康，再到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无一不是党在推动着农村发展变革。

我问老姬，现在儿孙满堂，干完这届也将要退休了，后面有什么打算？老姬说：“退休后在咱们村的农业合作社，还能干几年，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把集体产业发展起来！我想信，在党的领导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姚家沟一定会成为让人向往的桃花源！”

老姬的故事

◎李少君